

第二十五回 魇魔法叔嫂逢五鬼 红楼梦通灵遇双真

【蒙回前总批：有缘的，推不开；如心的，死不改。纵然是，通灵神玉也遭尘败。梦里徘徊，醒后疑猜，时时兜(左手右兜)底上心来。怕人窥破笑盈腮，独自无言偷打噜。这的是，前生造定今生债。】

话说红玉心神恍惚，情思缠绵，忽朦胧睡去，遇见贾芸要拉他，却回身一跑，被门槛绊了一跤，唬醒过来，方知是梦。因此翻来覆去，一夜无眠。至次日天明，方才起来，就有几个丫头子来会他去打扫房子地面，提洗脸水。这红玉也不梳洗，向镜中胡乱挽了一挽头发，洗了洗手，腰内束了一条汗巾子，便来打扫房屋。谁知宝玉昨儿见了红玉，也就留了心。若要直点名唤他来使用，一则怕袭人等寒心；【甲戌侧批：是宝玉心中想，不是袭人拈酸。】二则又不知红玉是何等行为，若好还罢了，【甲戌侧批：不知“好”字是如何讲？答曰：在“何等行为”四字上看便知，玉儿每情不情，况有情者乎？】若不好起来，那时倒不好退送的。因此心下闷闷的，早起来也不梳洗，只坐着出神。一时下了窗子，隔着纱屉子，向外看的真切，只见好几个丫头在那里扫地，都擦胭抹粉，簪花插柳的，【甲戌侧批：八字写尽蠢鬟，是为衬红玉，亦如用豪贵人家浓妆艳饰插金戴银的衬宝钗、黛玉也。】独不见昨儿那一个。宝玉便鞞了鞋晃出了房门，只装着看花儿，这里瞧瞧，那里望望，【庚辰侧批：文字有层次。】一抬头，只见西南角上游廊底下栏杆上似有一个人倚在那里，却恨面前有一株海棠花遮著，看不真切。【甲戌双行夹批：余所谓此书之妙皆从诗词句中翻出者，皆系此等笔墨也。试问观者，此非“隔花人远天涯近”乎？可知上几回非余妄拟也。】只得又转了一步，仔细一看，可不是昨儿那个丫头在那里出神。待要迎上去，又不好去的。正想

着，忽见碧痕来催他洗脸，只得进去了。不在话下。

却说红玉正自出神，忽见袭人招手叫他，【甲戌侧批：此处方写出袭人来，是衬贴法。】只得走上前来。袭人笑道：“我们这里的喷壶还没有收拾了来呢，你到林姑娘那里去，把他们的借来使使。”红玉答应了，便走出来往潇湘馆去。正走上翠烟桥，抬头一望，只见山坡上高处都是拦著帷幕，方想起今儿有匠役在里头种树。因转身一望，只见那边远远一簇人在那里掘土，贾芸正坐在那山子石上。红玉待要过去，又不敢过去，只得闷闷的向潇湘馆取了喷壶回来，无精打彩自向房内倒著。众人只说他一时身上不爽快，都不理论。【甲戌侧批：文字到此一顿，狡猾之甚。】

展眼过了一日，【甲戌侧批：必云“展眼过了一日”者，是反衬红玉“捱一刻似一夏”也，知乎？】原来次日就是王子腾夫人的寿诞，那里原打发人来请贾母王夫人的，王夫人见贾母不自在，也便不去了。【甲戌侧批：所谓一笔两用也！】倒是薛姨妈同凤姐儿并贾家几个姊妹、宝钗、宝玉一齐都去了，至晚方回。

可巧王夫人见贾环下了学，便命他来抄个《金刚咒》【甲戌侧批：用《金刚咒》引五鬼法。】唸诵唸诵。那贾环正在王夫人炕上坐着，命人点灯，拿腔作势的抄写。【甲戌侧批：小人乍得意者齐来一玩。】一时又叫彩云倒杯茶来，一时又叫玉钏儿来剪剪蜡花，一时又说金钏儿挡了灯影。众丫鬟们素日厌恶他，都不答理。只有彩霞还和他合的来，【甲戌侧批：暗中又伏一风月之隙。】倒了一钟茶来递与他。因见王夫人和人说话儿，他便悄悄的向贾环说道：“你安些分罢，何苦讨这个厌那个厌的。”贾环道：“我也知道了，你别哄我。如今你和宝玉好，把我不答理，我也看出来了。”彩霞咬著嘴唇，向贾环头上戳了一指头，说道：“没良心的！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”【甲戌双行夹批：风月之情，皆系彼此业障所牵。虽云“惺惺惜惺惺”，但亦从业障而来。蠢妇配才郎，世间固不少，然俏女慕村夫者尤多，

所谓业障牵魔，不在才貌之论。】【庚辰眉批：此等世俗之言，亦因人而用，妥极当极！壬午孟夏，雨窗。畸笏。】

两人正说著，只见凤姐来了，拜见过王夫人。王夫人便一长一短的问他，今儿是那几位堂客，戏文好歹，酒席如何等语。说了不多几句话，宝玉也来了，进门见了王夫人，不过规规矩矩说了几句，【甲戌侧批：是大家子弟模样。】便命人除去抹额，脱了袍服，拉了靴子，便一头滚在王夫人怀里。【甲戌侧批：余几几失声哭出。】王夫人使用手满身满脸摩挲抚弄他，【甲戌侧批：普天下幼年丧母者齐来一哭。】宝玉也搬著王夫人的脖子说长道短的。【甲戌侧批：慈母娇儿写尽矣。】王夫人道：“我的儿，你又吃多了酒，脸上滚热。你还只是揉搓，一会闹上酒来。还不在那里静静的倒一会子呢。”说著，便叫人拿个枕头来。宝玉听说便下来，在王夫人身后倒下，又叫彩霞来替他拍著。宝玉便和彩霞说笑，只见彩霞淡淡的，不大答理，两眼睛只向贾环处看。宝玉便拉他的手笑道：“好姐姐，你也理我理儿呢。”一面说，一面拉他的手，彩霞夺手不肯，便说：“再闹，我就嚷了。”

二人正闹著，原来贾环听的见，素日原恨宝玉，如今又见他和彩霞闹，心中越发按不下这口毒气。虽不敢明言，却每每暗中算计，【甲戌侧批：已伏金钏回矣。】只是不得下手，今见相离甚近，便要用热油烫瞎他的眼睛。因而故意装作失手，把那一盏油汪汪的蜡灯向宝玉脸上只一推。只听宝玉“啜哟”了一声，满屋里众人都唬了一跳。连忙将地下的戳灯挪过来，又将里外间屋的灯拿了三四盏看时，只见宝玉满脸满头都是油。王夫人又急又气，一面命人来替宝玉擦洗，一面又骂贾环。凤姐三步两步的上炕去替宝玉收拾著，【甲戌侧批：阿凤活现纸上。】一面笑道：“老三还是这么慌脚鸡似的，我说你上不得高台盘。赵姨娘时常也该教导教导他。”【庚辰侧批：为下文紧一步。】一句话提醒了王夫人，那王夫人不骂贾环，便叫过赵姨娘来骂道：“养出这样黑心不知道理下流种子来，也不管管！几番几次我都不理

论，【甲戌侧批：补出素日来。】你们得了意了，越发上来了！”

那赵姨娘素日虽然常怀嫉妒之心，不忿凤姐宝玉两个，也不敢露出来；如今贾环又生了事，受这场恶气，不但吞声承受，而且还要走去替宝玉收拾。只见宝玉左边脸上烫了一溜燎泡出来，幸而眼睛竟没动。王夫人看了，又是心疼，又怕明日贾母问怎么回答，急的又把赵姨娘数落一顿。【甲戌侧批：总是为楔紧“五鬼”一回文字。】然后又安慰了宝玉一回，又命取败毒消肿药来敷上。宝玉道：“有些疼，还不妨事。明儿老太太问，就说是我自己烫的罢了。”凤姐笑【甲戌侧批：两笑，坏极。庚辰眉批：为五鬼法作耳，非泛文也。雨窗。】道：“便说是自己烫的，【甲戌侧批：玉兄自是悌弟之心性，一叹。】也要骂人为什么不小心看着，叫你烫了！横竖有一场气生的，到明儿凭你怎么说去罢。”【甲戌侧批：坏极！总是调唆口吻，赵氏宁不觉乎？】王夫人命人好生送了宝玉回房去后，袭人等见了，都慌的了不得。

林黛玉见宝玉出了一天门，就觉闷闷的，没个可说话的人。至晚正打发人来问了两三遍回来不曾，这遍方才回来，又偏生烫了。林黛玉便赶着来瞧，只见宝玉正拿镜子照呢，左边脸上满满的敷了一脸的药。林黛玉只当烫的十分利害，忙上来问怎么烫了，要瞧瞧。宝玉见他来了，忙把脸遮著，摇手叫他出去，不肯叫他看——知道他的癖性喜洁，见不得这些东西。【甲戌双行夹批：写宝玉文字，此等方是正紧笔墨。】林黛玉自己也知道自己也在这件癖性，【甲戌双行夹批：写林黛玉文字，此等方是正经笔墨。故二人文字虽多，如此等暗伏淡写处亦不少，观者实实看不出者。】知道宝玉的心内怕他嫌脏，【甲戌侧批：二人纯用体贴功夫。】【甲戌双行夹批：将二人一并，真真写他二人之心玲珑七窍。】因笑道：“我瞧瞧烫了那里了，有什么遮著藏着的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就凑上来，强搬著脖子瞧了一瞧，问他疼的怎么样。宝玉道：“也不很疼，养一两日就好了。”林黛玉坐了一回，闷闷的回

房去了。一宿无话。次日，宝玉见了贾母，虽然自己承认是自己烫的，不与别人相干，免不得那贾母又把跟从的人骂一顿。【甲戌侧批：此原非正文，故草草写去。】

过了一日，就有宝玉寄名的干娘马道婆进荣国府来请安。见了宝玉，唬一大跳，问起原由，说是烫的，便点头叹息一回，向宝玉脸上用指头画了一画，口内嘟嘟囔囔的又持诵了一回，说道：“管保就好了，这不过是一时飞灾。”又向贾母道：“祖宗老菩萨那里知道，那经典佛法上说的利害，【甲戌侧批：一段无伦无理信口开河的混话，却句句都是耳闻目睹者，并非杜撰而有。作者与余实实经过。】大凡那王公卿相人家的子弟，只一生长下来，暗里便有许多促狭鬼跟着他，得空便拧他一下，或掐他一下，或吃饭时打下他的饭碗来，或走着推他一跤，所以往往的那些大家子孙多有长不大的。”贾母听如此说，便赶着问：“这有什么佛法解释没有呢？”马道婆道：“这个容易，只是替他多作些因果善事也就罢了。再那经上还说，西方有位大光明普照菩萨，专管照耀阴暗邪祟，若有善男子善女子虔心供奉者，可以永佑儿孙康宁安静，再无惊恐邪祟撞客之灾。”贾母道：“倒不知怎么个供奉这位菩萨？”马道婆道：“也不值些什么，不过除香烛供养之外，一天多添几斤香油，点上个大海灯。这海灯，便是菩萨现身法像，昼夜不敢息的。”贾母道：“一天一夜也得多少油？明白告诉我，我也好作这件功德的。”马道婆听如此说，便笑道：“这也不拘，随施主菩萨们随心愿舍罢了。像我们庙里，就有好几处的王妃诰命供奉的：南安郡王府里的太妃，他许的多，愿心大，一天是四十八斤油，一斤灯草，【甲戌侧批：贼婆先用大铺排试之。】那海灯也只比缸略小些；锦田侯的诰命次一等，一天不过二十四斤油；再还有几家也有五斤的、三斤的、一斤的，都不拘数。那小家子穷人家舍不起这些，就是四两半斤，也少不得替他点。”贾母听了，点头思忖。【甲戌眉批：“点头思忖”是量事之大小，非吝嗇也。日费香油四十八斤，每月油二

百五十馀斤，合钱三百馀串。为一小儿，如何服众？太君细心若是。】马道婆又道：“还有一件，若是为父母尊亲长上的，多舍些不妨；若是象老祖宗如今为宝玉，若舍多了倒不好，【甲戌侧批：贼道婆！是自“太君思忖”上来，后用如此数语收之，使太君必心悦诚服愿行。贼婆，贼婆，费我作者许多心机摹写也。】还怕哥儿禁不起，倒折了福。也不当家花花的，要舍，大则七斤，小则五斤，也就是了。”贾母说：“既是这样说，你便一日五斤合准了，每月打趸来关了去。”马道婆念了一声“阿弥陀佛慈悲大菩萨”。贾母又命人来吩咐：“以后大凡宝玉出门的日子，拿几串钱交给他的小子们带着，遇见僧道穷苦人好舍。”说毕，那马道婆又坐了一回，便又往各院各房问安，闲逛了一回。一时来至赵姨娘房内，【甲戌侧批：有“各院各房”，接此方不觉突然。】二人见过，赵姨娘命小丫头倒了茶来与他吃。

马道婆因见炕上堆著些零碎绸缎湾角，赵姨娘正粘鞋呢。马道婆道：“可是我正没了鞋面子了。【甲戌侧批：见者有分是也。】赵奶奶你有零碎缎子，不拘什么颜色的，弄一双鞋面给我。”赵姨娘听说，便叹口气道：“你瞧瞧那里头，还有那一块是成样的？成了样的东西，也不能到我手里来！有的没的都在这里，你不嫌，就挑两块子去。”马道婆见说，果真便挑了两块袖将起来。

赵姨娘问道：“前日我送了五百钱去，在药王跟前上供，你可收了没有？”马道婆道：“早已替你上了供了。”赵姨娘叹口气道：“阿弥陀佛！我手里但凡从容些，也时常的上个供，只是心有馀力量不足。”马道婆道：“你只管放心，将来熬的环哥儿大了，得个一官半职，那时你要作多大的功德不能？”赵姨娘听说，鼻子里笑了一声，说道：“罢，罢，再别说起。如今就是个样儿，我们娘儿们跟的上这屋里那一个儿！也不是有了宝玉，竟是得了活龙。他还是小孩子家，长的得人意儿，大人偏疼他些也还罢了；【甲戌侧批：赵姬数语，可知玉兄之身份，况在背后之言。】我只不伏这个主

儿。”【甲戌侧批：活现赵姬。】一面说，一面伸出两个指头儿来。【甲戌侧批：活现阿凤。】马道婆会意，便问道：“可是琏二奶奶？”赵姨娘唬的忙摇手儿，走到门前，掀帘子向外看看无人，【甲戌侧批：是心胆惧怕破。】方进来向马道婆悄悄说道：“了不得，了不得！提起这个主儿，这一分家私要不都叫他搬送到娘家去，我也不是个人。”【庚辰侧批：这是妒心正题目。】

马道婆见他如此说，便探他口气说道：【庚辰侧批：有隙即入，所谓贼婆，是极！】“我还用你说，难道都看不出来。也亏你们心里也不理论，只凭他去。倒也妙。”赵姨娘道：“我的娘，不凭他去，难道谁还敢把他怎么样呢？”马道婆听说，鼻子里一笑，【庚辰侧批：二笑。】半晌说道：“不是我说句造孽的话，你们没有本事！——也难怪别人。明不敢怎样，暗里也就算计了，【甲戌侧批：贼婆操必胜之券，赵姬已堕术中，故敢直出明言。可畏可怕！】还等到这如今！”赵姨娘闻听这话里有道理，心内暗暗的欢喜，便说道：“怎么暗里算计？我倒有这个意思，只是没这样的能干人。你若教给我这法子，我大大的谢你。”马道婆听说这话打拢了一处，便又故意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！你快休问我，我那里知道这些事。罪过，罪过。”【甲戌侧批：远一步却是近一步。贼婆，贼婆！】赵姨娘道：“你又来了。你是最肯济困扶危的人，难道就眼睁睁的看人家来摆布死了我们娘儿两个不成？难道还怕我不谢你？”马道婆听说如此，便笑道：“若说我不忍叫你娘儿们受人委曲还犹可，若说谢我的这两个字，可是你错打算盘了。就便是我希图你谢，靠你有些什么东西能打动我？”【甲戌侧批：探谢礼大小是如此说法，可怕可畏！】赵姨娘听这话口气松动了，便说道：“你这么个明白人，怎么糊涂起来了。你若果然法子灵验，把他两个绝了，明日这家私不怕不是我环儿的。那时你要什么不得？”马道婆听了，低了头，半晌说道：“那时候事情妥了，又无凭据，你还理我呢！”赵姨娘道：“这又何难。如今我虽手里

没什么，也零碎攒了几两梯己，还有几件衣服簪子，你先拿些去。下剩的，我写个欠银子文契给你，你要什么保人也有，那时我照数给你。”马道婆道：“果然这样？”赵姨娘道：“这如何还撒得谎。”说著便叫过一个心腹婆子来，耳根底下嘁嘁喳喳说了几句话。【甲戌侧批：所谓狐群狗党大家难免，看官着眼。】那婆子出去了，一时回来，果然写了个五百两欠契来。赵姨娘便印了手模，【甲戌侧批：痴妇，痴妇！】走到橱柜里将梯己拿了出来，与马道婆看看，道：“这个你先拿了去做香烛供奉使费，可好不好？”马道婆看看白花花的一堆银子，又有欠契，并不顾青红皂白，【甲戌侧批：有道婆作干娘者来看此句。“并不顾”三字怕杀人。千万件恶事皆从三字生出来。可怕可畏可警，可长存戒之。】满口里应着，伸手先去抓了银子掖起来，然后收了欠契。又向裤腰里掏了半晌，掏出十个纸铰的青面白发的鬼来，并两个纸人，【甲戌侧批：如此现成，更可怕。庚辰侧批：如此现成，想贼婆所害之人岂止宝玉、阿凤二人哉？大家太君夫人诫之慎之。】递与赵姨娘，又悄悄的教他道：“把他两个的年庚八字写在这两个纸人身上，一并五个鬼都掖在他们各人的床上就完了。我只在家里作法，自有效验。千万小心，不要害怕！”【甲戌眉批：宝玉乃贼婆之寄名干儿，一样下此毒手，况阿凤乎？三姑六婆之害如此，即贾母之神明，在所不免。其他只知吃斋念佛之夫人太君，岂能防范的来？此系老太君一大病。作者一片婆心，不避嫌疑，特为写出，使看官再四着眼，吾家儿孙慎之戒之！】正才说著，只见王夫人的丫鬟进来找道：“奶奶可在这里，太太等你呢。”二人方散了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林黛玉因见宝玉近日烫了脸，总不出门，倒时常在一处说说话儿。这日饭后看了两篇书，自觉无趣，便同紫鹃雪雁做了一回针线，更觉烦闷。便倚著房门出了一回神，【甲戌侧批：所谓“闲倚绣房吹柳絮”是也。】信步出来，看阶下新进出的稚笋，【甲戌侧批：妙妙！“笋根稚子无人见”，今

得颦儿一见，何幸如之。】

不觉出了院门。一望园中，四顾无人，【甲戌侧批：恐冷落圆亭花柳，故有是十数字也。】惟见花光柳影，鸟语溪声。【甲戌侧批：纯用画家笔写。】林黛玉信步便往怡红院中来，只见几个丫头舀水，都在回廊上围着看画眉洗澡呢。【甲戌侧批：闺中女儿乐事。】听见房内有笑声，林黛玉便入房中看时，原来是李宫裁、凤姐、宝钗都在这里呢，一见他进来都笑道：“这不又来了一个。”林黛玉笑道：“今儿齐全，谁下帖子请来的？”凤姐道：“前儿我打发了丫头送了两瓶茶叶去，【庚辰侧批：有照应。】你往那去了？”林黛玉笑道：“哦，可是倒忘了，【甲戌侧批：该云“我正看《会真记》呢”。一笑。】多谢多谢。”凤姐儿又道：“你尝了可还好不好？”没有说完，宝玉便说道：“论理可倒罢了，只是我说不大甚好，也不知别人尝著怎么样。”宝钗道：“味倒轻，只是颜色不大好些。”【庚辰眉批：二宝答言是补出诸艳俱领过之文。乙酉冬，雪窗。畸笏老人。】凤姐道：“那是暹罗进贡来的。我尝著也没什么趣儿，还不如我每日吃的呢。”林黛玉道：“我吃著好，【甲戌侧批：卿爱因味轻也。卿如何担的起味厚之物耶？】不知你们的脾胃是怎样？”宝玉道：“你果然爱吃，把我这个也拿了去吃罢。”凤姐笑道：“你要爱吃，我那里还有呢。”林黛玉道：“果真的，我就打发丫头取去了。”凤姐道：“不用取去，我打发人送来就是了。我明儿还有一件事求你，一同打发人送来。”林黛玉听了笑道：“你们听听，这是吃了他们家一点子茶叶，就来使唤人了。”凤姐笑道：“倒求你，你倒说这些闲话，吃茶吃水的。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，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？”【甲戌侧批：二玉事在贾府上下诸人即看书人批书人皆信定一段好夫妻，书中常常每每道及，岂具不然，叹叹！】【庚辰侧批：二玉之配偶在贾府上下诸人即观者批者作者皆为无疑，故常常有此等点题语。我也要笑。】众人听了一齐都笑起来。

林黛玉红了脸，一声儿不言语，便回过头去了。李宫裁笑向宝钗道：“真真我们二婶子的诙谐是好的。”【庚辰侧批：好赞！该他赞。】林黛玉道：“什么诙谐，不过是贫嘴贱舌讨人厌恶罢了。”【甲戌侧批：此句还要候查。】说著便啐了一口。

凤姐笑道：“你别作梦！你给我们家作了媳妇，少什么？”指宝玉道：“你瞧瞧，人物儿、门第配不上，【甲戌侧批：大大一泄，好接后文。】根基配不上，家私配不上？那一点还玷辱了谁呢？”林黛玉抬身就走。宝钗便叫：“颦儿急了，还不回来坐着。走了倒没意思。”说著便站起来拉住。刚至房门前，只见赵姨娘和周姨娘两个人进来瞧宝玉。李宫裁、宝钗、宝玉等都让他两个坐。独凤姐只和林黛玉说笑，正眼也不看他们。宝钗方欲说话时，只见王夫人房内的丫头来说：“舅太太来了，请奶奶姑娘们出去呢。”李宫裁听了，连忙叫着凤姐等走了。赵、周两个忙辞了宝玉出去。宝玉道：“我也不能出去，你们好歹别叫舅母进来。”又道：“林妹妹，你先略站一站，我说一句话。”凤姐听了，回头向林黛玉笑道：“有人叫你说话呢。”说著便把林黛玉往里一推，和李纨一同去了。

这里宝玉拉着林黛玉的袖子，只是嘻嘻的笑，【庚辰侧批：此刻好看之至！】心里有话，只是口里说不出来。【甲戌侧批：是已受镇，“说不出来”。勿得错会了意。】此时林黛玉只是禁不住把脸红涨了，挣着要走。宝玉忽然“嗳哟”了一声，说：“好头疼！”【甲戌侧批：自黛玉看书起分三段写来，真无容针之空。如夏日乌云四起，疾闪长雷不绝，不知雨落何时，忽然霹雳一声，倾盆大注，何快如之，何乐如之，其令人宁不叫绝！】林黛玉道：“该，阿弥陀佛！”【庚辰眉批：黛玉念佛，是吃茶之语在心故也。然摹写神妙，一丝不漏如此。己卯冬夜。】只见宝玉大叫一声：“我要死！”将身一纵，离地跳有三四尺高，口内乱嚷乱叫，说起胡话来了。林黛玉并丫头们都唬慌了，忙去报知王夫人、贾母等。此时王子腾的夫人也在这

里，都一齐来时，宝玉益发拿刀弄杖，寻死觅活的，闹得天翻地覆。贾母、王夫人见了，唬的抖衣而颤，且“儿”一声“肉”一声放声恸哭。于是惊动诸人，连贾赦、邢夫人、贾珍、贾政、贾琏、贾蓉、贾芸、贾萍、薛姨妈、薛蟠并周瑞家的一干家中上上下下里里外外众媳妇丫头等，都来园内看视。登时园内乱麻一般。【甲戌侧批：写玉兄惊动若许人忙乱，正写太君一人之钟爱耳。看官勿被作者瞒过。】正没个主见，只见凤姐手持一把明晃晃刚刀砍进园来，见鸡杀鸡，见狗杀狗，见人就要杀人。【甲戌双行夹批：此处焉用鸡犬？然辉煌富丽非处家之常也，鸡犬闲闲始为儿孙千年之业，故于此处必用鸡犬二字，方时一簇腾腾大舍。】众人越发慌了。周瑞媳妇忙带着几个有力量的胆壮的婆娘上去抱住，夺下刀来，抬回房去。平儿、丰儿等哭的泪天泪地。贾政等心中也有些烦难，顾了这里，丢不下那里。

别人慌张自不必讲，独有薛蟠更比诸人忙到十分去：【甲戌侧批：写呆兄忙是愈觉忙中之愈忙，且避正文之絮烦。好笔仗，写得出。】【庚辰侧批：写呆兄是躲烦碎文字法。好想头，好笔力。《石头记》最得力处在此。】又恐薛姨妈被人挤倒，又恐薛宝钗被人瞧见，又恐香菱被人臊皮——知道贾珍等是在女人身上做功夫的，【甲戌侧批：从阿呆兄意中，又写贾珍一笔，妙！】因此忙的不堪。忽一眼瞥见了林黛玉风流婉转，已酥倒在那里。【甲戌侧批：忙到容针不能。此似唐突颦儿，却是写情字万不能禁止者，又可知颦儿之丰神若仙子也。】【甲戌双行夹批：忙中写闲，真大手眼，大章法。】

当下众人七言八语，有的说请端公送祟的，有的说请巫婆跳神的，有的又荐玉皇阁的张真人，种种喧腾不一。也曾百般医治祈祷，问卜求神，总无效验。堪堪日落。王子腾夫人告辞去后，次日王子腾也来瞧问。【甲戌侧批：写外戚，亦避正文之繁。】接着小史侯家、邢夫人弟兄辈并各亲戚眷属都来瞧看，也有送符水的，也有荐僧道的，总不见效。他叔嫂二人愈发糊涂，不省人事，睡在床上，浑身火炭一般，口内无般不说。到夜晚间，那些

婆娘媳妇丫头们都不敢上前。因此把他二人都抬到王夫人的上房内，【甲戌侧批：收拾得干净有着落。庚辰侧批：收拾得得体正大。】夜间派了贾芸带着小厮们挨次轮班看守。贾母、王夫人、邢夫人、薛姨妈等寸地不离，只围着干哭。

此时贾赦、贾政又恐哭坏了贾母，日夜熬油费火，闹的人口不安，也都没了主意。贾赦还各处去寻僧觅道。贾政见不灵效，着实懊恼，【甲戌侧批：四字写尽政老矣。】因阻贾赦道：“儿女之数，皆由天命，非人力可强者。他二人之病出于不意，百般医治不效，想天意该当如此，也只好由他们去罢。”【甲戌侧批：念书人自应如是语。】贾赦也不理此话，仍是百般忙乱，那里见些效验。看看三日光阴，那凤姐和宝玉躺在床上，亦发连气都将没了。合家人口无不惊慌，都说没了指望，忙着将他二人的后世的衣履都治备下了。贾母、王夫人、贾琏、平儿、袭人这几个人更比诸人哭的忘餐废寝，觅死寻活。赵姨娘、贾环等自是称愿。【甲戌侧批：补明赵姬进怡红为作法也。】

到了第四日早晨，贾母等正围着宝玉哭时，只见宝玉睁开眼说道：【甲戌侧批：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，此之谓也。】“从今以后，我可不在你家了！快收拾了，打发我走罢。”贾母听了这话，如同摘心去肝一般。赵姨娘在旁劝道：“老太太也不必过于悲痛。【庚辰侧批：断不可少此句。】哥儿已是不中用了，不如把哥儿的衣服穿好，让他早些回去，也免些苦；只管舍不得他，这口气不断，他在那世里也受罪不安生。”【庚辰侧批：大遂心人必有是语。】这些话没说完，被贾母照脸啐了一口唾沫，骂道：“烂了舌头的混帐老婆，谁叫你来多嘴多舌的！你怎么知道他在那世里受罪不安生？怎么见得中不中用了？你愿他死了，有什么好处？你别做梦！他死了，我只和你们要命。素日都不是你们调唆著逼他写字念书，【甲戌双行夹批：奇语，所谓溺爱者不明，然天生必有是一段文字的。】把胆子唬破了，见了他老子不象

个避猫鼠儿？都不是你们这起淫妇调唆的！这会子逼死了，你们遂了心，我饶那一个！”一面骂，一面哭。贾政在旁听见这些话，心里越发难过，便喝退赵姨娘，自己上来委婉解劝。一时又有人来回说：“两口棺槨都做齐了，【甲戌侧批：偏写一头不了又一头之文，真步步紧之文。】请老爷出去看。”贾母听了，如火上浇油一般，便骂：“是谁做了棺槨？”一叠声只叫把做棺槨的拉来打死。

正闹的天翻地覆，没个开交，只闻得隐隐的木鱼声响，【甲戌侧批：不费丝毫勉强，轻轻收住数百言文字，《石头记》得力处全在此处。以幻作真，以真作幻，看书人亦要如是看法为幸。】念了一句：“南无解冤孽菩萨。有那人口不利，家宅颠倾，或逢凶险，或中邪祟者，我们善能医治。”贾母、王夫人听见这些话，那里还耐得住，便命人去快请进来。贾政虽不自在，奈贾母之言如何违拗；想如此深宅，何得听的这样真切，【甲戌侧批：作者是幻笔，合屋俱是幻耳，焉能无闻？】心中亦希罕，【甲戌侧批：政老亦落幻中。】命人请了进来。众人举目看时，原来是一个癞头和尚与一个跛足道人。【甲戌双行夹批：僧因凤姐，道因宝玉，一丝不乱。】

见那和尚是怎的模样：

鼻如悬胆两眉长，目似明星蓄宝光，
破衲芒鞋无住迹，腌臢更有满头疮。

那道人又是怎生模样：

一足高来一足低，浑身带水又拖泥。
相逢若问家何处，却在蓬莱弱水西。

贾政问道：“你道友二人在那庙里焚修。”那僧笑道：“长官不须多话。【甲戌侧批：避俗套法。】因闻得府上人口不利，故特来医治。”贾政道：“倒有两个人中邪，不知你们有何符水？”那道人笑道：“你家现有希世奇珍，如何还问我们有符水？”贾政听这话有意思，心中便动了，因说道：“小儿落草时虽带了一块宝玉下来，上面说能除邪祟，【庚辰侧批：点题。】谁知竟不灵验。”那僧道：“长官你那里知道那物的妙用。只因他如今被声色货利所迷，【甲戌双行夹批：石皆能迷，可知其害不小。观者着眼，方可读《石头记》。】故不灵验了。【甲戌侧批：读书者观之。】你今且取他出来，待我们持诵持诵，只怕就好了。”【庚辰侧批：“只怕”二字，是未知此石肯听持诵否？】

贾政听说，便向宝玉项上取下那玉来递与他二人。那和尚接了过来，擎在掌上，长叹一声道：“青埂峰一别，展眼已过十三载矣！【庚辰侧批：正点题，大荒山手捧时语。】人世光阴，如此迅速，尘缘满日，若似弹指！【甲戌双行夹批：见此一句，令人可叹可惊，不忍往后再看矣！】可羡你当时的那段好处：

天不拘兮地不羈，心头无喜亦无悲；【甲戌侧批：所谓越不聪明越快活。】

却因锻炼通灵后，便向人间觅是非。
可叹你今日这番经历：

粉渍脂痕污宝光，绮栊昼夜困鸳鸯。

沉酣一梦终须醒，【甲戌侧批：无百年的筵席。】冤孽偿清好散场！”
【甲戌侧批：三次锻炼，焉得不成佛作祖？】

念毕，又摩弄一回，说了些疯话，递与贾政道：“此物已灵，不可亵渎，悬于卧室上槛，将他二人安在一室之内，除亲身妻母外，不可使外人冲犯。【庚辰侧批：是要紧语，是不可不写之套语。】三十三日之后，包管身安病退，复旧如初。”说著回头便走了。【庚辰眉批：通灵玉除邪，全部百回只此一见，何得再言？僧道踪迹虚实，幻笔幻想，写幻人于幻文也。壬午孟夏，雨窗。】贾政赶着还说话，让二人坐了吃茶，要送谢礼，他二人早已出去了。贾母等还只管着人去赶，那里有个踪影。少不得依言将他二人就安放在王夫人卧室之内，将玉悬在门上。王夫人亲身守着，不许别个人进来。

至晚间他二人竟渐渐醒来，【甲戌侧批：能领持诵，故如此灵效。】说腹中饥饿。贾母、王夫人如得了珍宝一般，【甲戌侧批：昊天罔极之恩如何报得？哭杀幼而丧亲者。】旋熬了米汤与他二人吃了，精神渐长，邪祟稍退，一家子才把心放下来。【甲戌眉批：通灵玉听癞和尚二偈即刻灵应，抵却前回若干《庄子》及语录机锋偈子。正所谓物各有所主也。叹不得见玉兄“悬崖撒手”文字为恨。】李宫裁并贾府三艳、薛宝钗、林黛玉、平儿、袭人等在外间听信息。闻得吃了米汤，省了人事，别人未开口，林黛玉先就念了一声“阿弥陀佛”。【甲戌侧批：针对得病时那一声。】薛宝钗便回头看了他半日，嗤的一声笑。众人都不會意，贾惜春道：“宝姐姐，好好的笑什么？”宝钗笑道：“我笑如来佛比人还忙：【庚辰侧批：这一句作正意看，余皆雅谑，但此一实 鬣儿半部之谑。】又要讲经说法，又要普渡众生；这如今宝玉，凤姐姐病了，又烧香还愿，赐福消灾；今才好些，又管林姑娘的姻缘了。你说忙的可笑不可笑。”林黛玉不觉的红了脸，啐了一口道：“你们这起人不是好人，不知怎么死！再不跟着好人学，只跟那些贫嘴恶舌的人学。”一面说，一面摔帘子出去了。不知端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【甲戌：先写红玉数行引接正文，是不作开门见山文字。】

【甲戌：灯油引大光明普照菩萨，大光明普照菩萨引五鬼魔法是一线

贯成。】

【甲戌：通灵玉除邪，全部只此一见，却又不灵，遇癞和尚、跛道人一点方灵应矣。写利欲之害如此。】

【甲戌：此回本意是为禁三姑六婆进门之害，难以防范。】

【庚辰：此回书因才干乖觉太露，引出事来，作者婆心为世之乖觉人为鉴。】

【蒙回末总评：欲深魔重复可疑，苦海冤河解者谁？结不休时冤日盛，并天甚小性难移。】